

老甘的右眼又“蹦蹦”地跳起来，是不是儿子上中央艺术学院的事儿又遇到了什么坎儿？儿女前途事，父母操碎心，尽管儿子很优秀，可不正之风横行，不花钱办不成事就成了潜规则。老甘害怕电话，可又盼着电话响。

“喂，您是谁？”
“您猜我是谁？”
“您是马扁子老师吗？”
“是啊是啊，您好记性啊！”
“是不是我儿子上中央艺术学院的事儿又遇到麻烦了？”
“是啊是啊，这是最后一关了。”
“您可要多帮忙啊，全拜托您了！”
“现在是在三虎相争其一呀！竞争很激烈呀！”
“您是说还得花钱？”
“这也是最后一花了。”
“得多少啊？”
“三万吧。”
“那么多呀？”
“钱多劲大呀，把那两个送一万、送两万的打趴下。”
“能打趴下吗？”
“您放心，保证把那两个打趴下！”
“要是那两个再加码送，把咱打趴下呢？”
“你放心，不会的。”

“要是会呢？”
“那我就把三万块钱如数还给您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不还给您您不去告我了吗？我是不吃昧心食的！”
“马老师，我相信您，您不是那种人！我现在赶快去北京给您送钱！”
“干嘛费那事儿啊，钱丢了怎么”

你为什么还不换家银行呢？”
“哎呀，你看我都急昏头啦，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您等着！”
“喂，您猜我是谁？”
“不用猜了，钱打过去了！马老师，您要全力以赴啊，事成之后我还要重谢您！”
“我卡上没收到钱啊！”

吧，也好捎带着见见我的儿子。”
“十万火急啊，火车票不好买啊！这样这样，我一个同事在您那儿，他下午要来北京，我让他登门去拿。您记住这个人的相貌特征，1米67，黑瘦，眉心有颗痣，是美人痣。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，还是马老师您想得周到！”
“说一下您家的住址，门牌号码？”
“郑州市，金水路……”
美人痣来到大院门口，抬头一看，是派出所，拨腿就跑，已被两个民警扭住。老甘上前说：“看看，我猜出你是谁了吧，马扁子、马扁子，‘马扁’合起来是‘骗’，就是骗子！您还聪明怎么就没听出来啊？我这是第二次被你这种人骗，才长了这个记性；我要是不这样把你逮住，就对不起民众了。进去好好坦白吧，坦白从宽。”

老甘还对众人说：能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是聪明，还能够接受别人的经验教训是更聪明。希望大家都能做更聪明的人！



寓苍庐 刘欣耕

愿您更聪明

徐志义

办？我给您个卡号，您打过来不就得了！我的银行卡号是……”
现在，老甘是盼着来电话了。
“猜猜我是谁？”
“还用猜吗？您不是马扁子老师吗？”
“是啊是啊，钱怎么没有打过来呀？”
“哎呀，那家银行的电脑系统出了毛病，等明天……”
“不能等啊，这是攻山头啊，分秒必争啊，兵贵神速啊，不要功亏一篑呀！”

“怎么会没收到呢？是不是给骗子截走了？”
“那是不可能的！您赶紧去银行查查，看钱打出去了没有？”
“喂，您猜我是谁？”
“听出来了，您是老甘。钱打出去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还在我账上呢。”
“怎么回事啊？时间不等人啊！”
“是不是您的卡号有毛病啊？我又打了，打了好几次，就是打不出去。马老师，别费事了，我还是去北京给您送



菜花开成黄金海，灼目耀眼满乾坤。如潮似涛卷上山，涌波翻浪漫进村。嘤嘤嗡嗡蜂吟诗，丝丝缕缕香袭人。耳畔隐约鸣天籁，何处歌声散入云。 王继兴 摄影并诗

《超爆魔鬼经济学》再次挑战了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，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，再度彻底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。阅读本书，不管您在餐桌上与别人进行的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；话题巧妙地从一个转移到另一个，在探讨多种领域时，分析方法别具一格，打破了条条框框的束缚，最重要的是让数据说话。用微观经济学的手段和思维方式来研究社会问题，探讨的是一个群体或者社会的一个方面的社会经济规律，可谓独辟蹊径。阅读这本书，有助于人们改变思维方式，摒弃那些经常出现的认识误

新书架

《超爆魔鬼经济学》

李烨

区。通过分析以下问题，深入探讨了世间万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：
作者的分析，处处闪现智慧的灵光，叙述方式格外新颖，让人眼前一亮。通过分析人们在各种动机下的表现，他们两人将世界的本来面目呈现给大家：善、恶、丑……归根结底就是，荒诞不经。

掌故

何谓“株连”

陈永坤

死多人的，以其父母、祖父母和妻子相抵。在封建社会里，株连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亲族，还往往刑及师友门生、街坊邻里，即所谓“灭十族”和“什伍连坐”。

“株连”，又名“株蔓”，是族诛连坐的简称。它的含义指一人犯罪，使许多人同受惩罚。族诛连坐始于我国奴隶社会。据《尚书》记载，远在奴隶时代，就有“罪及妻孥”、“罪人以族”的刑罚。自秦汉迄明清，封建法文明文规定，凡“谋反”、“谋大逆”均连及亲族，通常是灭三族，也有灭五族、七族、九族的。除“谋反”、“谋大逆”以外，一般的犯罪，也同样牵连家族。如西汉规定，犯盗窃罪的，一门连坐；杀

旧时郑州的糖果业

杜丰芮 王瑞明

旧时郑州的糖果业，最早有小商贩在街巷叫卖一些糖块、糖棍、糖豆类的小糖果，过年祭灶时有专卖灶糖的，街头还有卖搅糖稀的。早年槐花街(后改为南大街)东侧有个小巷，路北有一沙家开的糖果作坊，做的糖果很好吃，闹出了名气。所在的小巷名叫糖子巷(因糖和唐同音，唐字易写，渐演变为今天的糖子巷名字)。随后这里形成了郑州糖果生意的集散地，来自汉口及周边的开封、荥阳、汜水等市县的糖果商大都来这里经营拆货店，糖果品种开始多起来，有棒棒糖、元宝糖、米花糖等。拆货店是什么意思呢？据业界老人说：拆货店是做二手批发生意的，大批整件货发到店以后，拆散分装再批售出去。外地商贩，特别是农村小商贩，不能到大批发店进货，就来到这里的拆货店进货。“拆货店”这个词已经市场上消失了，现今改叫批发部了。拆货店糖果种类、品种越全，生意越好，也兼做零售业务，总之来者不拒。

的糖葫芦。逢年过节，卖冰糖葫芦的生意最好。如今这个行当保留下来了。还有一种吹糖人的，也是属于糖果行业类的，但它是一种造型艺术，是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玩具和食品。郑州市市场上，还出现北京、上海来卖梨膏糖的，分京帮、杭帮、苏帮等。其实，梨膏糖的配方并不神秘，关键是选料和熬制地道，卖出的梨膏糖一般均有止咳、消痰、开胃、生津、清凉等药治功能，深受中老年顾客的青睐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郑州糖果业有了用砂糖、葡萄糖浆或饴糖为主要原料，加入香精、食用色素等制成糖果的厂家和店号。当年最有名气的一家是武汉人朱宏泉开的糖果厂，他曾在汉口汪家老字号学过做糖果手艺，带两名徒弟在郑州车站附近的石平街租了房子，办起了第一家简易糖果厂，名号“宏泉糖果坊”。用他们带来的简易设备和原材料，生产出薄荷、橘子、香蕉等口味的螺丝糖和话梅硬糖，还有冰糖块，颇受城乡群众的喜爱，轰动业界，生意红火。另一家是1921年西大街玉泰生酱菜糕点店，其制作的山楂糕，物美价廉，吃着酸甜可口、质地细腻，赞不绝口，成为郑州市市场上的名牌产品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郑州的糖果业格局发生了变化，糕点、烟酒商店开始设专柜兼营糖果类商品，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。



关山行云图

刘席伯

北宋仁宗时期，开封府尹包拯，善于利用各种蛛丝马迹进行破案，断案如神，侦破无数大案、奇案、要案，被老百姓称为“包青天”。他的故事也被后人以各种文艺形式广泛传播。他曾利用一副对联侦破一起奇案，更是传为佳话。

一次，包拯带了包兴等人到平城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。平城有一位老妪，前不久为其独子陆羽办了喜事。媳妇既漂亮又有才华，自是欢喜。可是，完婚的次日，媳妇却自缢身亡。噩耗传来，亲家感到事出离奇，状告到县衙。县官不问情由，便下令

文史杂谈

包拯妙联侦破骗奸案

夏吟

缉拿陆羽“归案”。公堂上不由陆羽申辩，刑讯逼供，屈打成招，以杀妻之罪打入死牢，只待秋后问斩。陆老夫人见已失儿媳又失爱儿，无望投河自尽。可怜好端端的一个家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邻人也为之叹息不已。

包拯听说此案，觉得事出蹊跷，内中必有文章。先调阅了案卷，又提审了陆羽，陆羽连喊冤枉。自诉洞房之夜，新娘打趣地出了一个上联：“点灯登阁各攻书”，要他对出下联，否则不能入洞房。陆羽知道上联为一连环对，“灯”、“登”、“阁”、“各”分别基本同音，“灯”(燈)与“登”又同一偏旁，想想难以对出，就赌气到学堂伏案而睡。次早新娘来找，见陆羽双眉紧锁，便问原因，陆羽说对不上下联只好待在学堂发愁。新娘听后，似有疑心，便问：“相公不是早已对上了吗？”陆羽说：“如能对上还会待在这里？”新娘大惊失色，无言而去。陆羽也觉得奇怪，不久，忽闻新娘自缢自尽，于是就被县衙拘捕，问成死罪。

包拯又问：新婚之夜对联之事还有谁知？陆羽便把因对不上对联来到学堂，偶遇同窗张凉，便把对联之事对张凉说了。包拯听后，似有所悟，宣布退堂。包拯暗想，要破此案，则要利用这一上联，引蛇出洞。但下联是什么呢？包拯移椅倚坐在梧桐树旁对月凝思，这一动作不禁触景生情，得了“移椅倚桐同赏月”之句，进而破案妙计胸有成竹。

第二天，包拯差人贴出告示考试招贤，于是许多文人前来应试。包拯出了上联“点灯登阁各攻书”为考题，要求对出下联。在应试者中，只有张凉交了卷，且答联是“移椅倚桐同赏月”，正与自己所想的一样，便把脸一沉，喝道：“来人，把张凉拿下！”随即升堂问案，张凉见事已败露，自知无法抵赖，只好如实招供：张凉得知陆羽对不上新娘上联，便乘虚而入，潜入新房以“移椅倚桐同赏月”应对，新娘夜间不辨真伪，竟被张凉骗奸。之后，张凉不敢久留，五更过后借故离去，竟引出命案来。包拯听后，命张凉画押，判以死刑；陆羽无罪释放；平城县令革职为民，陆案大白，民心大快。

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赵荣昌正在下决心。此后相关的涉黑案迅速爆发，内情渐渐显露。郭启东发觉不妙，动用了他多年编织成就的关系网，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和钱财，不惜血本，千方百计阻挠案子深入。案子一度陷入僵局，市里几位主要领导之间产生意见分歧，赵荣昌却非常坚决，力主一查到底，不管涉及谁。赵荣昌是市长，第二把手，下市前长期任职于省委机关，在省领导那里有影响力，说话格外有分量。他的坚决态度推动了破案，郭启东在劫难逃。郭启东事发一刻颇具戏剧性：他是在市长办公会现场给带走的，会场上只有赵荣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会议中间，叶家福看到赵荣昌的秘书走进来递了张纸条，赵荣昌即宣布休会十分钟，让大家出去上厕所。郭启东应声而起，打算出去，让赵荣昌喊住了。

“郭副市长，慢点。”他说。郭启东坐下来。赵荣昌把手一摆，秘书跑过来递给他一只塑料袋。赵荣昌把袋子放到郭启东面前：“你拿去吧。”

里边是两条烟，三五牌。郭启东烟瘾很大，习惯抽外烟。但是赵荣昌从不抽烟。“市长这是怎么啦？”那一刻郭启东非常意外。

赵荣昌说，人世间的有些事情不会无缘无故，有果必有因。人走到关口的时候，停下来抽支烟，扪心自问，有助于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郭启东立刻就明白了。“我要打个电话。”他说。“你跟他们说吧。”赵荣昌道，“恐怕不必了。”

那时前来带郭启东的办案人员已经站在门外。他们没让郭启东打电话。

这一案件祸及郭启东以下十几位官员，其间半数人犯案有地理因素，跟郭启东和郭金城出自同一个地方，同为老乡。他们都是哪里人呢？不是别地儿，就是道林区前埔镇。郭启东很重乡情，一向敢于大胆提携同乡，机关里有人讥讽，说他手下有一支“前埔军团”。郭案发作，该军团与其领导人一起遭遇重创，但是并没有顿时烟消云散。时过数年，叶家福意外地于数百公里之外，在郭启东服刑的监狱停车场上亲切会见了当年的用车，这不是个例。过年过节，常有亲朋故旧跋山涉水前去探视，悄然来去者中多有前埔籍或与该关联很多的现职官员。

他正想细细问向，谁想，北京的七月天，天气变幻无常。就在这当口，忽然一阵闷雷滚过，顿时飞沙走石，星月无光，一阵狂风挟着暴雨，铺天盖地而来。大雨点子砸在地上，盖过年代的小鞭炮还响，把人全淹散了。

第二天，柳德承到处打听昨天傍晚那位过路的是什么人，可谁都不认得这人。

柳德承嘿嘿一笑说：“那就多了。”随口报道，“有三鲜芙蓉鹿尾，凤尾鱼翅，清汤虎丹……”“清汤虎丹是什么菜？”前头那两样，各位高邻谁家带请，总还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。唯有这清汤虎丹，实在摸不着头脑，只好求教于柳德承。

柳德承拿眼瞟了一下听众中的大妈大婶，又瞧瞧那位过路的，脸上透着一丝叫人摸不透的笑。那位过路的也瞧瞧柳德承，笑不叽叽地一言不发。众人催紧了，两人又你推我让，谁也不肯先说。

也是被逼得无路可退了，柳德承虎起脸，摆出一副挺严肃的神情说：“‘虎丹’就是公老虎的卵蛋，和母老虎配儿使的。”“那玩意儿也能吃？”内中也有人将信将疑。

“能吃。”那人说，“用撇开不沸的鸡汤煨三个小时之后，剥去外头的膜。放在佐料中浸透，再片成纸一样的薄片，用香菜、蒜末蘸着吃。”

“不错。”柳德承点点头，“看来，您对烹饪这行还挺有研究。”

“说不上研究，”那人倒也诚恳，“一来是爱好，二来是需要。我也在收集一些资料，看一些关于烹饪方面的书。近来呢，正在收集整理官府菜的资料。”

“官府菜！官府菜是什么玩意儿？”听的人中间除了柳德承，没人知道什么叫官府菜。

“官府菜，就是过去官府当中有自己独到风味和传统的菜肴，比方说北京的‘谭家菜’，出自清末榜眼谭宗浚家，这位姓谭的是广东人，他把粤菜和北方菜的风味融于一体，独创出自己的风格。和他儿子谭肇青在北京的名望很高，有‘食界无口不夸谭’的佳话。再有，山东孔府菜也是名声挺大的官府菜。可惜，现在在收集整理的并不多。另外还有重庆的‘姑姑筵’，那是黄晋临所创。这位黄老先生当过清朝的七品官，在御膳房管过事，因为他开的饭馆只办包席，不卖散座，又立有三条规矩：一、必须三天前预定。二、食客必须称他为‘黄老太爷’。三、每天包席是有数的，多了不办。所以人们又叫他‘三不办’。另外，还有‘祝家菜’……”

那人说到这里，柳德承一愣：这人怎么也知道祝家菜？

党校同学

叶家福

郭启东等多位官员牵连落马之际，也有一些人逃过了劫数。施雄杰为其中之一。案发前一年，施雄杰与几位亲友合伙，在市区一个新楼盘买了两间店面，手中资金不足，去找了郭金城，拿了人家六万元。施雄杰时为市劳动局辖下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科员，职别不高，手中不掌握权力，他能结交这位老板并最终入案也有地理学的因素：他是前埔的女婿，其妻林琳的伯父兼养父林庆国是前埔人。林庆国当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家里还另有一个前埔女婿蔡波在道林区任要职，这都成了施雄杰的资源，让他得以跟郭金城拉拉扯扯。施雄杰案发时辩称自己曾口头说明，只是向郭金城借款。其妻哭哭啼啼，恳求林庆国出面搭救，林庆国已经退休，是蔡波来收拾局面。经过多方努力，施雄杰给放过了，那笔钱没有定为贿金，因为未发现他与郭金城间存在权钱交易的职务行为。施案最终以涉案款项上缴收，予以行政处分了结。

施雄杰却说：“那件事是他们搞我。”施雄杰坐在叶家福办公室的沙发上。这一天他没再电话求见，直接上门来了。

“有人怕前埔帮势力大，就搞。”他说，“赵市长听信那些人了。”

叶家福说这是胡说。施雄杰说没那么简单，前埔为什么闹事？有关系的。

叶家福对这个话题有兴趣。他让施雄杰讲具体点。

施雄杰却不讲具体。他说当年要是这么搞人，现在也不会这样。想当书记的为什么没当上？想提拔的为什么没提上去？很多事情都是有关的。

“你指谁呢？赵市长？还有蔡波？”叶家福问。

施雄杰点点头。叶家福问施雄杰，几次三番打电话求见，今天就打算提供一点道听途说，有关前埔的过去与现在？

施雄杰说自己家里刚刚办过丧事，他老婆不能白死。

“什么叫白死？她不是自杀？或者者有隐情？”

施雄杰说他们是在闹离婚。叶副想知道为什么吗？

“我对你们的隐私没兴趣。反映问题除外。”叶家福说。

施雄杰说他要反映问题。他们两口子闹离婚，跟另外的人有关系。

连载

30



边东子 著

柳德承赶紧起身开门，只见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满脸带笑，手提两个点心匣子，端立在门前。这人小方脸，眉毛略微有些弯，一双眼不大，显着挺和气。柳德承觉得在哪儿见过……

“柳师傅，我是久仰您的大名，所以今儿个特来向您求救。”年轻人说话挺有规矩，柳德承听着也挺顺心，“我姓李，叫小李子，您就叫我小李子得了。原先我在丰收餐厅，噢，就是以前的工农兵饭馆当服务员。如今，我把工作给辞了，预备自个儿开个饭馆。”

“年轻人，是得有这么点心劲儿的。”柳德承嘴上夸着人家，心里头不免感叹自个儿到如今还是空怀壮志，一无所成。于是又叮嘱道，“干这行可不易。”

“开饭馆，别的好说。”李合营摇头叹气嚼牙花子，“要聘一位有本事的掌勺师傅就难了，不是被大饭店请走了，就是身子骨儿不行了。”

“您再寻访寻访，可能还有。天下能人多着呢！越是能人往往越不露。”柳德承尽量不露声色。

“有是有，我也寻着一位，可我不敢开口。我这饭馆还没开张，地点也不大好，能不能赚还两说呢。您说我给人家多少工钱合适？多了，我怕到时候拿不出来，失信于人；少了，我怕对不住人家。”李合营言词恳切，句句感人。

“要照我说，钱多钱少倒在其次。有真本事的人，只要能让他好好显本事，要手艺就行。人生一世，比钱要紧的事多着呢。”柳德承这也是肺腑之言。

“那好，柳师傅，您听我说，我看上了这么一位师傅，要说起话来，话还长着呢。”